

编著 韦爱诗 翻译 杨顺德 俞理明



*Developmental
Drama and the Brain*

开发性戏剧 与全方位使用大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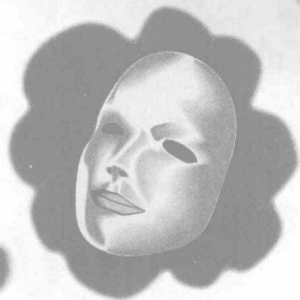
脑
大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61
3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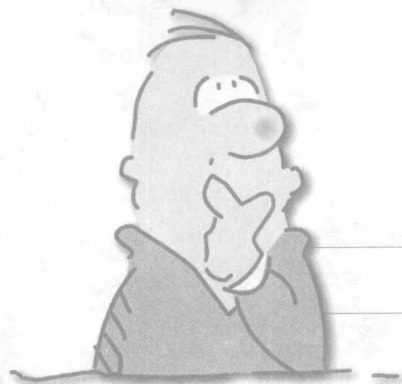


开发性戏剧

与

全方位使用大脑

*Developmental Drama
and the Brain*



编著 韦爱诗

翻译 杨顺德 俞理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韦爱诗编著;
杨顺德,俞理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4

ISBN 7-5617-3278-3

I.开... II.①韦...②杨...③俞... III.学前儿
童-智力开发 IV.G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6288号

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

编 著 韦爱诗博士
翻 译 杨顺德 俞理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4.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3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年7月第一次
印 数 1500
书 号 ISBN 7-5617-3278-3/G·1724
定 价 9.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译者前言

我们很高兴把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著名学者韦爱诗博士(Dr. Joyce Wilkinson)编著的《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一书介绍给我国教育界,特别是外语教育界的同人。韦爱诗博士多年从事美学和素质教育,曾获加拿大艺术教育最高荣誉的创造艺术奖,1996年以来,她的教育思想受到了我国教育界的注意和重视,她的不少论文已在我国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得到介绍。她1997年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作学术讲座,2000年被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聘请为客籍教研员^①,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性戏剧理论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工作。

《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一书凝聚韦爱诗博士数十年教学和科研的心血。“开发性戏剧”是韦爱诗博士提出的用戏剧这一形式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开发的理论体系,她为此研究长达40年之久。开发性戏剧致力于通过孩子们同时参加和体验不带表演成分的戏剧性行动促进每一个人个人和社会的成长而不管其能力如何。用韦爱诗博士的话来说,“开发性戏剧是一种包罗整个孩子的多元智力的动觉法,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机会开发所有的技能和所有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智力^②”。我们认为韦爱诗博士开发性戏剧实际上是一种素质教育的理论。

^① 关于韦爱诗博士的教育思想和她所取得的成就的介绍,见我们的拙文《把素质教育建立到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上海教学研究》2000第6期,pp.37—39。

^② 《开发性戏剧的教育作用》(韦爱诗原作)——《外国中小学教育》(1997)第三期,14—17页。

那么韦爱诗博士的开发性戏剧理论和我们的外语教学有什么联系呢？除了“外语教学也要开展素质教育”这一很明显的道理外，我们还有什么更为深层的理由促使我们向我国的外语教育界的同仁推荐韦爱诗博士的这本著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追溯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研究这门年轻学科的历史。众所周知，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的研究兴起并成为真正意义上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是当时由乔姆斯基学说在语言学及其他有关的学科领域所引发的那场根本性的观念变革的产物。乔姆斯基关于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或 LAD)和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或 UG)的假设把语言的生物属性和人脑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在乔姆斯基看来，UG是由人脑固有的语言属性(language properties)构成的，而在人脑某处的 LAD 是第一语言习得的根本原因。乔姆斯基甚至声称一个人的语言(指的是第一语言或母语)的成长就如人的肝或肺的成长一样，均属生物性的成长^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习(指的是第一语言或母语)和其他学科学习是不同的。

正是由于乔姆斯基学说的强大影响力，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这门学科从其一开始就注意大脑对语言习得作用的研究。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研究领域里，中继语言理论(Interlanguage)取代了传统的外语教学的比较分析论(Contrastive Analysis)，成为解释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这一现象的主要理论。中继语言理论和比较分析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更为强调大脑语言习得机制在第二语言/外语的学习或习得中的作用。中继语言理论创始人之一赛林克(L. Selinker)认为第二语言/外语既然和第一语言或母语一样也是一门自然语言，那么也得有一个和负责学习第一语言的语言习得机制相对应的生理机构，那就是“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Struc-

^① 见乔姆斯基 1986 年出版的“Knowledge of Language”一书，New York: Pragger Publishers。

ture)。赛林克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之所以和第一语言的习得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第二语言/外语学习者的“心理结构”发生萎缩而导致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外语的“僵化”(fossilization)^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今天,语言学和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回顾这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可以说,这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不管彼此分歧如何,也不管他们是赞同还是反对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他们都越来越注重大脑对认识语言本质的重要性,越来越注重大脑在语言习得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V. Fromkin 和 R. Rodman 的“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语言导论)是语言学学科里很有影响的一本教科书,1974 年出第一版,在过去的近 25 个年头里已出了 6 版。在最新一版也就是第 6 版里的一个重要修订就是把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放到全书 4 个部分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论述人类语言性质的总论里;而在这本著作早些的版本里这两位作者仅把它作为语言的三大方面的一个方面,即语言的生理方面来处理的^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新兴边缘科学——神经语言学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神经语言学是门跨学科的科学,它结合医学,特别是神经科学、神经解剖科学和心理学对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人类语言的本质。这门学科的出现,用杨惠中教授的话来说,反映“人们不但希望了解语言本身,了解语言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规律,还希望能够解释言语生成和理解的内部机制,解释言语的编码和译码的过程^③”。我们深信,神经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必将大大加快和加深我国外语教育界对大脑在外语学

① 参看 L. Selinker 的“Interlanguage”一文,发表于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X(国际应用语言学评论第十期):209—30,1972。

② 语言的其他二大方面是语法和社会性。参看 V. Fromkin & R. Rodman 的“Introduction to Language”(语言导论)第 4 版(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88)和第 6 版(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③ 参看杨惠中教授为《神经语言学》所写的前言,《神经语言学》由王德春、吴本虎、王德林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 年,P. III。

习的作用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能更好、更全面、更完整地解释和掌握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的整个规律。

韦爱诗博士一贯注重大脑开发和语言学习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非常关心神经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她对从苏联生物家巴甫洛夫、神经心理学家瓦迪姆·德格林的学说,到加拿大的神经生理学家潘费尔德·罗伯茨的研究有一般的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国际上深享盛誉的卡尔·帕里勃拉姆博士对大脑和语言的关系的论述有专门独到的研究。在大脑和言语的关系问题上,她赞同卡尔·帕里勃拉姆提出的脑中心假说(Centrencephalic Hypothesis)。大量实验证明,语用处理和概念处理汇集在大脑皮层下面,这不能不使帕里勃拉姆作出大脑对产生言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大脑皮层下面的神经通道(neural pathways)的结论,从而帕里勃拉姆进一步推测大脑的言语功能是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活动的结果。众所周知,关于言语功能在大脑中的定位(localization)问题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左脑主宰言语功能,而右脑管辖形象思维,而位于左脑的布洛伽区(Broca Area)主司言语的生产,韦尼克区(Wernicke Area)则负责言语的接受。卡尔·帕里勃拉姆反对把左右脑之间以及各种不同言语功能的大脑各皮层截然分离的分离论(Disconnection),认为联结左右半脑的大脑皮层下的神经通道(neural pathways)对言语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经联结(neural connections)是语言习得的关键。

我们认为从我们外语教学实践看,应当支持帕里勃拉姆的脑中心假说,在教学中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大脑全面开发。比如,尽管左脑主管言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决不能因此认为右脑的功能在外语教学中就不起任何作用了。神经语言学科告诉我们,语言的语调属右脑所管,因此离开了右脑的功能,光靠左脑也无法学好外语。此外,临床实践说明一些婴儿期切除左脑后,右半脑发展了言语功能^①。戴格林认

^① 参见《神经语言学》,王德春、吴本虎、王德林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p.198。

为,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人生来都有“两个可以被认作都是右半脑的脑,而没有掌管文字功能的半脑^①”。这种右脑功能先于左脑功能的模式也出现在人类言语的形成过程中,研究指出成人的语调特征在他们讲话以前很久,在他们还是呀呀学语的婴孩时期就已出现了。帕里勃拉姆的大脑研究是语言能力循序发展的一项重要分析。韦爱诗博士把这种循序发展与戏剧学习的顺序看成是一致的:按戏剧学习顺序,动作与右脑活动先于左脑词汇使用。更重要的是象征性过程是大脑全方位功能使用的结果。左右脑争议忽略了整个大脑都牵涉到大脑皮层的运动神经这个要点。开发性戏剧对语言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韦爱诗博士的《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这部著作汲取了神经语言学科,特别是帕里勃拉姆的成果,同时又不断得到后者佐证。在她长期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中,韦爱诗博士发现那些长期无法摆脱读写障碍症的学生往往没有经历过想象性戏剧。韦爱诗博士认为当学生们不被鼓励去从事开创性的戏剧和通过大脑-身体机制去探索人类环境的各个层面,他们对生活经历的感受能力和开展复杂交际的能力就会产生严重的缺陷,这是因为他们一旦失去学习中的运动元^②这一要素,也便失去了处理符号和记号的一个主要工具。换言之,开发性戏剧这一全方位大脑-身体的机制是儿童获得语言能力和发展以后社交能力的工具,对后进儿童语言水准的一个重要预测根据就是看儿童享受戏剧的时间量。韦爱诗博士明确而肯定地提出开发性戏剧是儿童读写能力的培养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希望《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一书能引起我国外语教学界对神经语言学发展的重视,并进一步开展大脑对外语习得的作用的研究,为进一步搞好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外语教学作

① 参见本书第八、第九章。

② 运动元(motor)指肌肉、运动神经或其中枢。

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本书共分十章,其中第六章“有指导的象征性戏剧游戏”由伊丽莎白·莱克撰写,第九章“大脑和意义”由卡尔·帕里勃拉姆撰写。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韦爱诗博士的研究助手吴盛慧、戚曙光等。他们翻译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全书稿子最后由我们两人完成。我们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韦爱诗博士本人热情和有效的帮助,她亲自校对了全书的参考文献。我们在这里谨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是,神经语言学在中国是新兴学科,本书部分章节(例如第八、第九章)的翻译经再三推敲,颇费斟酌。我们的译文里错误和纰漏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杨顺德 俞理明
2003年4月 上海



引 言

《开发性戏剧与全方位使用大脑》开始于我 1988 年在田纳西州的学术假,当时研究的初衷是对莱克长期追踪的研究作评注。这本书通过对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考察了开发性戏剧与读写能力之间的联系。帕里勃拉姆-莱克-韦爱诗的文章都详细地阐述了本书的中心论点,开发性戏剧表演-读写-大脑系统之间的关联。提出了对教育重构、特别是早期儿童教育至关重要的学习理论含意。

两次重要的专题研讨会促成了这部著作。第一次是 1986 年的戏剧作为意义缔造者讨论会,它是由勒特格斯教育研究生院(Rutger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和美国儿童舞台戏剧基金会共同主办,其间,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卡尔·帕里勃拉姆博士介绍了他的大脑怎样缔造意义方面的研究。讨论会理事南佛罗里达大学舞台戏剧教育教授朱迪·凯丝·波利西尼邀请我(我因所做的戏剧中的脑半球功能的实验研究而成为最近美国儿童舞台戏剧联合会研究一等奖获得者)将帕里勃拉姆的研究联系到戏剧教育方面。在我们后来与帕里勃拉姆非正式的讨论中,伊丽莎白·莱克将直线大脑功能联系到象征戏剧游戏中的语言制造过程。通过那次讨论会之后的广泛、持续合作,我和莱克作为研究合作者探索了帕里勃拉姆的整个大脑系统与戏剧表演和语言出现时产生的汇合的关系。

第二次专题研讨会,即 1989 年在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召开的国际戏剧教育研究讨论会中,我邀请莱克介绍她二十年来在象征戏剧游

戏与交流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莱克那时是田纳西大学的研究生,分析了辅导员引导策略对一个两岁的男孩在想象戏剧、语言习得、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等方面的作用。结果显示了想象戏剧在一些儿童读写能力发展中的内在作用,也表明了戏剧游戏是获得任何语言的一种模式。作为对莱克在我们领域研究工作的支持,我介绍了不同学科中涉及戏剧与读写关系的研究。

在这两次专题研讨会上的四篇文章成了对开发性戏剧中固有的大脑-身体过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的催化剂,全书将开发性戏剧放在语言的中心地位。第一章介绍了通过戏剧教育开发人潜力的哲学思想。第二章为开发性戏剧概念下定义,并描述了作为参与者进行戏剧活动的益处。这之后考察了将戏剧溶入语言艺术的正反两方面论点。下一章介绍了将所有的论文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接着是对莱克研究结果的理性推论研究的考察。这之后,莱克重述了她创造新理论的过程,说明了戏剧游戏是幼儿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装置(对怎样执行这个过程の詳細指导可以成为值得出版一本书的主题)。这之后是证实前几章中描述的一些开发性戏剧成果的研究的综述。

然后,正像从戏剧游戏到由教师指导的儿童戏剧(不只是像皮亚杰所说的有规则的游戏),接着发展成由成人导演的表演的舞台戏剧,是一个延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这本书继续探索包含在帕里勃拉姆对人类语言发展的科学理解中的戏剧课程大纲这个有顺序的过程。从帕里勃拉姆信息处理系统的分析到奠定课程大纲建设的基础的概念模式的转换,指导着对课程的开发。右脑-左脑特定功能的科学鉴定为莱克使用这些术语提供了深入的说明,它在这里被视为帕里勃拉姆探讨整个大脑系统的序幕。

戏剧和语言在它们出现伊始的汇合到读写能力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个不断的延续过程是以帕里勃拉姆的整个大脑系统是全方位学习中枢这个理论模式为根据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帕里勃拉姆博士在论文里使用了他专业的语言,而在阐述中,除了澄清大脑综合

系统的功能之外,还能临场发挥,分析学习过程中动作的重要性。帕里勃拉姆回顾了他的人类发展语言方式的观点之后,讨论了他对整个大脑的内在和外延系统怎样相互作用促进意义的获得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脑学习和缔造意义需要大脑运动皮层将所有的语言系统连结起来,正像有指导的象征戏剧游戏中动作似乎能把形象思维和语言表达二者合而为一一样。这本书探讨的正是吉恩·坎贝尔在本书编后话中总结的那种形象思维和语言表达的汇合。

象征戏剧游戏是最早的读写能力,从中再产生其他读写能力,它是全方位的学习。但象征戏剧游戏的全方位性存在于经验知识领域,这就使这个过程用线形、书面的解释变得复杂而具有很大难度,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确切地说,当这个过程的一方面在被讨论时,至少有其他的三方面正在同时发生。那些经历过象征戏剧游戏的人知道他们能综合并理解了象征性戏剧游戏的整体,并且表示担心那些从没有过那种戏剧游戏经历的人能否只凭读一点或听一点关于那种戏剧游戏的说明就能理解其全方位的本质和影响。亲身实践似乎对于完全理解开发性戏剧至关重要。

但不少戏剧倡导者指出儿童也许会被剥夺戏剧经历,因为在他们生活中对他们有影响的成人从未学过、或是成功地抑制过如何做戏剧游戏。在与儿童共同参与戏剧之前,这些被剥夺戏剧的成人必须被教导应怎样做戏剧游戏。由于对资格的要求和象征性戏剧所涉及的所有技能的相互作用性质,我们主张去真正体验这个过程,在加上阅读并观看有关它范例的录像带,只有到那时,对象征戏剧游戏的体会不仅成为一种明确的知识,而且化为本能的认识。

我感谢所有协助这部著作出版的人为完成这部书所提供的帮助。我特别感激我的同事,卡尔·帕里勃拉姆、伊丽莎白·科尔·莱克、吉恩·坎贝尔和汤姆斯·莱恩为构筑本书的理论框架所作的根本性的贡献。为了保留每个作者的声音,每部稿件的文体保持原样。虽然我们努力地核实引文和原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每位作者都对他/她自己的文章负责。我们欢迎修改或添补,以便在今后再版中包

括进去。

我同时也感谢金出版社编辑布莱恩·罗麦为出版这部作品作出的不懈的努力,还有把帕里勃拉姆、莱克和我一同带到洛特格斯大学来的朱迪·凯丝-波利西尼。我向在北美、日本及欧洲对这本书反应热切并鼓励它出版的众多研究生(特别是泰玛拉·莫斯可)、教育者、幼教工作者表示我的谢意。

我也感激

- 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会为 1989 年国际戏剧教育研究讨论会的初步组织提供的会议赠款,及到日本和欧洲参加会议的旅行赞助;
-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提供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和电脑设备的使用;
- 莱思布里奇大学给我在田纳西州进行学术研究假,使我有机会初步考查莱克理论体系,还有
- 曼尼托巴大学电脑教育实验室提供的紧急电脑使用。

最后,我向读者致谢,参与象征戏剧游戏一读写过程对你很重要。你会重新捕捉到戏剧精神,把它变为你与儿童和幼教工作者交往的一部分,并且为了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取得读写能力,与其他人自由地分享它。

韦爱诗

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多伦多,加拿大

2000 年 6 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开发人的潜力：开发性戏剧的哲学思想	1
第二章 开发性戏剧：理论框架	9
第三章 论戏剧与语言艺术的结合	18
第四章 向全方位学习过程迈进： 开发性戏剧和读写能力的联系	31
第五章 通向读写能力薄弱的环节：开发性戏剧	40
第六章 有指导的象征性戏剧游戏	54
第七章 开发性戏剧成果的测量	76
第八章 戏剧、大脑及意义	86
第九章 大脑和意义	97
第十章 通过戏剧进行英语教学与素质教育： 大脑研究、戏剧方法和语言习得	114
关于本书的作者	129



第一章 开发人的潜力： 开发性戏剧的哲学思想

什么是开发性戏剧？

像太阳星系一样，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由一个中心自我组成，在这个中心自我周围环绕着其他的特征。这星系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个“太阳”，是最基本的自我——是生命的灵魂。而每个人内在知识能力，感觉能力，运动能力，情感、精神、社交能力，语言能力和创造能力是强化这一中心自我的手段。就像太阳星系内的大大小小的行星一样，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大量出现一种或数种基本素质，而其他的素质可能看不到它们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体系里的这些个人特征的差异造就了实际上的自我的独特性，或者叫特定的个性。

正如在任何星系里一样，电产生于行星的元素和该星系的核心之间。这形成一种与其他星系共振的磁能。因为任何人不是一座岛屿，为了保存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与别的人类的星系打交道。像植物向往太阳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与他人相接触，不然我们就会死亡。为促进生命的接触，它和依赖性的寄生不一样，能产生出洋溢生命活力的震荡。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想要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中心和环绕这中心的各基本素质的成分。一旦我们发现了，它们的能力就能最大限度地被开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长为尽可能完美的人。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能对他人宽厚；能开始理解他们的复杂的性格，并努力把发生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保

持和谐。

那么这种思想境界和开发性戏剧又有什么关系呢？开发性戏剧的功能就是帮助澄清、完善和拓展我们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生命的过程，这样每个人能作为社会 and 个体两者完美相结合的人而成熟起来。因此：

开发性戏剧→人的开发→教育

这一公式简要表明开发性戏剧这一术语所包含的那个过程。不管这一过程中各组成部分先后次序怎样写，这一过程构成了有助于儿童在所有文化知识和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开发的一种学习形式。

然而，在教育中，戏剧这一术语在教育上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的实践。例如，儿童戏剧这一术语是彼得·斯莱德(Slade, 1965)用来描绘儿童戏剧的特征的，它被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有其自身特色和发展的艺术形式”(p.9)。在他的《儿童戏剧》这一部本领域里的经典著作里，斯莱德向人们作了一个全面的富有哲理的分析，说明戏剧表演如何开发儿提时代。在他看来，“欢乐是儿童戏剧的基础”(p. 206)。他的这本书是教育上的里程碑，对每一位教师，尤其是戏剧教师，是很值得一读的。

继斯莱德的儿童戏剧这一提法之后，在英国又掀起了“创造性戏剧”这一术语。创造性戏剧着重于旨在开发每个人独特个性的那些活动。创造性戏剧的参加者用自己的思想去创造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采纳对当时环境不了解的人所创作的，还需要加以诠释的材料。就这样，创造性戏剧依靠的是它的辅导员的本身力量与具体的参加者的集体力量的结合。这是种大家出主意，共同发挥想象力，交流知识，交流直觉，群策群力的活动。它依赖每一个人在每一单独的或者是集体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中所贡献出来的自己特有的背景和经历。它是个共同探索，共同发现的过程，建立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集体间同心同德的感情纽带。它让人在一定的框架结构内，在没有

拘束的气氛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每一个参加者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为他人所接受的过程中,他们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他们变得更理解他人、他人的表达方式及其合理的方面,而不管它们可能多么与众不同,或者与大众所接受的“规范”多么大相径庭。创造性戏剧主要是致力于为其参加者的利益服务的,它就不需要什么观众。它强调以一种欢快的方式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生活,它是件乐事!

创造性戏剧表演,这是流行在美国的一个术语,杰拉尔第纳·赛克斯(Siks,1958)在她的《创造性的戏剧表演》一书中,把它定义为“一种集体经历,在这经历中,每个儿童和其他儿童一起活动,一起表演以取得即兴演出的乐趣的过程中,被引导去表现自己”(p.19)。芭芭拉·麦金泰尔(McIntyre,1963)博士在她的《非正式戏剧》一书中,把这一定义加以扩充,她说创造性戏剧表演包括“各种各样的非正式戏剧形式:从学前儿童的尝试生活的戏剧表演到中学阶段社会学课上的角色扮演。它是独创性的,自发性的;没有人来导演,而是由一个训练有素的辅导员来引导”(p.6)。

在加拿大,创造性戏剧和创造性戏剧表演这两个术语差别甚殊。创造性戏剧表演渊源于戏剧的结构,这和创造性戏剧不同,后者侧重于每一儿童的个人成长。1966年,玛格丽特·福尔克斯(Faulkes,1966)在儿童和青少年戏剧协会大会的演说中指出,这种把重点放在舞台表现的做法可能直接反映了想要有更多的地区性戏剧活动这一在美洲很流行的愿望。如果儿童的戏剧经历是出于为今后舞台发展打基础的准备的动机,这就和戏剧专业学科很相像了。

自由戏剧这一术语也来源于美国,但引起了误解,因为“自由”似乎就意味着这种活动不存在纪律约束。这种误解有时在进行所谓的“自由戏剧”课内活动时,会导致混乱。事实上,该术语指的是不受事先写成的舞台脚本的约束。除了没有舞台脚本这一权威之外,为了有利于有关的题材的探讨,一些戏剧规则诸如“永远不要把背朝向观众”等可以不加理会。